



攷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屬精求治久而不倦
聖德日新光紹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
會遇可謂盛矣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
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
已嘗預議中間再以力排叔倖沮其方用特旨

去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
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
周旋密勿終贊予子之決以孝宗之實睿實
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光宗
于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
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
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某曰先公
既葬而隧碑未立謂某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
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
李公璧所作行狀某不佞謹據其大槩洎平日

存前

見閔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
世為鄭州管城人曾祖衍朝奉郎祖詵左朝
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
李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
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夫
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
靚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
州外家從汲人陳持李太夫人躬嘗誦書率至
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絕人徒手入奉
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綴遂名荐書始具二

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
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史罷二十七年中博
李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李教授三十
年除太李錄召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它日
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
改左宣教郎兼叔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
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
郎直前奏事上曰朕日見卿文有近作進來
此眷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功講非為分章析
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至聰究治休兼編類至

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
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征求願降
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
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未備
者併修之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公奏前宰
執侍從依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
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通中朕無不從也應詔
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
群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勿改內制至今行之

安穆皇后追冊祔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
不以 欽宗服而廢 祖宗之樂別廟奉安則
乞備而不作金人未邀回札詔從臣指陳定論
公率同列奏向者 祐陵未卜 慈寧未返以
講好之故寧親寧神而遂所欲札雖屈而志則
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
之行當再用鄰國之札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
於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
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 上亟加獎款公亦言
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

覲除知閤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
副都承旨覲罷帶御器械俱以閤門處之實迂
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誘正以搢紳指目臺
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降命遽加 陛下於將相
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此二人
乃為之迂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
罷劇就閑已乞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已而
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群起小
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於事体專徇流俗輕
瀆天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寬責俱不允入謝

上曰朕察鄉務奉戒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
旬日二相又道上意已再除兩知罔且去後
省想亦無他公曰前已及汗合復申命豈敢但
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以信
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
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陞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
非其人又論雜率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
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盜官僕六考行賞執
政奏擬秘書少監上可之仍令兼直孝士院

會草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
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
上改首尾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亦好惡敢因訓詞推廣聖意臣觀漢社
稷臣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
不孝至於儒者持祿保位則公孫洪輩實為之
故宣帝嫉之以為俗儒不達時宜蓋有激而去
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陛下以
漢為監則士風趨向婦于正矣上曰鄉孝術
精淡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

自此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檢討官加上
德壽尊號公謂太上万壽而紹興末議文及
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遙拜
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
日宗室伯璘為介御札生辰使兼齋國書一
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
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秘殿上曰
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
大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來路 上指示之

命內侍導而出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
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
皆當久任 上稱其為要務 皇太子領臨安
戶公既草制因奏恐別無被受欲依詔書体式
降付 東宮兼權兵部侍郎 上云李士院湫
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 陛下欲甲宮室臣等
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
之麗也除權札却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并同修
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与吏部侍郎王之奇
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

宗魏證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
苦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
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及擇人以守郡國而貴
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
正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證論為君之道
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編末蓋是時惟證為善諫
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
上嘉納且曰方圖力革二弊又奏諫官虛位願
早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
其尽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如近歲張

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為力言豈至勞
民費財始勤矣斷雖天縱濬哲安能尽見上
曰如人奕棊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才此
知戒矣又奏人主无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
輕於任事而速於求售者它日必至敗事不可
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趨辦今
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 藝
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
之如何耳又論臣察務為新說欲徵奇功王安
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

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深察之 上曰蘇軾却
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 上稱龔茂
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
乃不乞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報食則盜起盜
起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
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 陛下善侍講
上以雨雪愆尤欲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
此殆言路曠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闕矣乃五
旬不除 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才
兼御史臺令殿中關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

朱欲輕用人亦可奉行此制 上驚曰朕不知
此遂宣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
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
中關所改亦未可用 上曰太宰今吏部尚書
爾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
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中書舍
人公奏西浙為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稅供億反
重於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津漁
取致以隱漏為名增無妄之稅 上曰汝漕臣
之繆公曰 陛下既知何不正因辭西掖且

言外制之設正欲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
奏非專責以詞翰也 上曰正有望於卿因奏
閱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報除
府推事 上曰知其人才欲典寺丞公曰臣即
有文字 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頭願別擇後登
協贊元良報知嚴州公亦免兼矣張說再除簽
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
奏謂昨者奉朝以為不可 陛下欣然听納嘗
云茲事誠誤旋即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
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間以武臣願擇大

將有威望者昇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
時之奇亦曾論奏今乃與說同升恐亦棘苗遽
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還御
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匹馬便面翩然徑
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奉
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 太平興元除右
文殿修撰說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
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奉削剋部放散之
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
上稱公持重不迎合无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

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唯予言
而溫純典雅无一字可訖公奏向者初上 光
先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 上愕
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 太子啓事 上論
史事公奏李焘於史李如者飲食長編攷證異
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中
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若為
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迂
擢後將無官可迂願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
兵將官刻削等事 上曰今不如如此且言王友

直極廉安有刻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羨餘二十
萬緡此何從而得 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
不受當思其所自来 上曰統制官不治則賊
統領却治之可相閑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
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權心令因小利更相
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 太祖二百
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 上作色曰
卿言甚忠得非憂銜廢之虞乎正以讎耻未雪
不欲自逸耳又奏開金星近前星 上曰止是

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安敢功以違命陛下句命之可也陛下無借讀大札批綬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弥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李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也

在後

陽脩而已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措人而利已揚己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上曰李士宴見無時至為親近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李問者祖謙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贍蔚召卿現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墨犹濕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

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李
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用兵非不用而以禁
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
實非弱也祗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該
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被秦兵雖疆與衰竟
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
天以祖宗配以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
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
園丘合宮奉之議公再執經草赦引周漢故
事有曰做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倫儀秩群神有

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末世也禮成獻
詩又進動天之誠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
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
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
嘗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為從嘗奏祖宗
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
壞風俗獎誘論以植黨與卒致商夷之禍中興
一洗前弊得人為多秦檜以患與之心濟忘刻
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畢輒納副封既出其
門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

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
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 上曰如曾開輩以
豈易得又及帝之無為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
期會之層 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
鮮有不為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者 上謂公
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
使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
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瑣七年五月除參
知政事 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
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

陽偕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惟然無間最為可法
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肯
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
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臣嘗以紹
興初聖語示同列勉其協濟況 陛下虛心無
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
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
三省求直言初回奏慮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
請公言 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獨不
愧於心乎万一 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

不獲罪公議相亟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
災殆繇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
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
化有箭穀得米相似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
庭公曰天若為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
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是休證
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中
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固科乞令削去只從
海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听原公嘗極陳民困
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

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乃數倍支
移折變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用此特其
一爾上為之愴然遣呈湖北月橋錢數公曰
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
若非陛下先事張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
之苦舒州江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
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蓬起彼亦安肯束身自歸
於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安非倉猝所能成
其來有漸矣上大以為然上嘗謂樞密非
古官公奏在唐上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

宰相之權 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
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至兼頌
更加熟慮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 上俾諭
給舍公奏夢諫給舍与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
不從則失体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
執奏 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与而不
典則有怨不當典而不与何怨之云 上勅曰
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 上嘗言唐鑑一書與
衰治乱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
之覽篇之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 上

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
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 上謂公如統制
官之類可時与去接以現其才公因奏雷世貨
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序和則當
其衝滁阻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
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
山陽控扼清河口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減
成它時或增必致虜疑揚州武鋒軍有兵八千
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為兩便十年奏
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為兵備 上曰日脚之氣

冬常有之公言此日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
無患 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
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
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劫殺二
漢人吳捷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
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曰有萬幾不察於微弊不
勝枚 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温
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彖端刻削之罪仍
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
江陵萬二千人与其孳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

兵之半分戍景謂襄陽為要地而江陵亦在江
北為吳楚喉襟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
盡行 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
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
暑壽安所從器用倍多且分諸子山鎮或謂欲
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預為之備甚詳
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
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蒙任使不敢
不勉彼方惘疑虛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
邊將鎮之以靜 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

自無說公曰所以私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言者不若毀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既更州縣空乏事勢可憂詹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銳于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致國事殆不多得正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庶由謹雖無瑕可指却恐誤事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呂皆帥才也羨勝軍皆契州渤海漢兒慕羨來歸屯於兵元

御筆以金高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遭火因以迂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果於襄陽預辦方可議迂更令彭果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陸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它人不能也呈諸軍陞羨籍公奏已及一季欲聞召一二雖不專用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樞察院審察浚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與罷軍上曰此皆樞使措

置之效此牒以上京道遠權臣賀正生辰使一
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
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上以萬弩手民兵
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萬人蓋當以正
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
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
免起二年今年取旨上以三衛不可闕欲令
祭來公奏襄陽兵少闕世雄欲得此人虜不得
志于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恐睨脫荆襄遂與
一年金州謀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荐奉旨上曰

大帥當自上除授公曰兼用九官皆塔四岳與
其私荐不若明揚若能考實孰敢妄率因論邊
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
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上曰昨密問一
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
謂王蘭論事頗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
淮南竊謀不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
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
之福也先是御筆大石契丹欲加兵於虜果有
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誓或有鬻端何以

為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
學何患無詞急在間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
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帛書通信虜以示
范成大夏國難保如安似未可也後又報忽魯
大王據上京上問公奏茲事體大當隨機
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
之明矣廣東帥潘時以擅斬逃兵自劾上批
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錄問詳覆而斬
四人雖銳於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
守婺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

年二月乙亥宣諭卿在樞覺凡事无不經心更
旬日拜相後人唯繼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
國史院會要所勅令所上諭以擢用人才及
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古鮮有
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
此正可憚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
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陛下隨
事戒敕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
日有論奏勤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
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

之虛夸則失之誠懇凡此直求篤實為國者大
早求退甚力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
去誰與其此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秩一等以不
許編禱群望下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
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今稽和買詭避至多請
叔免一年徐議釐正秀州乞叔減大軍總制錢
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耶奏蠲
之上方篤意採荒其所以贖寬仁之政不可
勝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
各尽所見臣每謂同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相

詰責何害止欲歸于是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
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反論難陛下復
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正欲斟
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上
仙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贄成聖孝哀
礼兩備初欲用显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体
不同不當曲徇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议
令餽伴使發遣公奏賀礼固不可行但微遠來
朝无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振後正
旦使將至或請叔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

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徧素引見虜果心
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禮初欲開
資善堂公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
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议事堂可也十五
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
事畢然後過议事堂思陵發引公奏陛下
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永熙故典呂
端一相執揖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顯仁旧
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揖太傅上慮使
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即是成礼上壽時

不過隨班拜舞若奉觴致詞皆无所預臣等保
无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议公曰国家
大事謀之帷幄中有不必詢衆者况事理晓然
不必徒为纷纭上尤称獎卿能任責如此国家
之幸也仲冬之初苗身奏臣歸自陵下即欲求
外缘京鏜使回圣慮来贺者求报復令臣少待
人使已行願乞骸骨上獎劳再三忽宣諭比
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頃且苗公奏全体康
寧止因孝思稍过豈意迩尔勤勤上曰礼莫
大于事宗庙而孟饗多以病而分皆孝莫大
也

子批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
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詔具傳
位親札辛卯苗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
草詔專以奉几筵侍 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
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
當內禪又命公苗身呈詔草兼提奉玉牒及監
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 上詣服
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巽位与子古今盛典再
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无状自此无由
日侍天顏无任依恋之至哽噎几不能言 上

而浩然曰止賴卿等協贊新居 光宗問當世
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
特進爵自管城县開國男至榮陽郡公歷封濟
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以三孤之官不
應以霈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
不得已而後受焉奏以翔聖之次日朝 重華
宮五月求去甚力既而陳省有言請益切除現
文殿大孝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
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 孝宗賜金器勞問紹
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現文殿大孝士

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稅牙契
錢二十万緡三年四月復元載七月坐所奉
以賄敗降滎陽郡公四年八月復旧封冬易鎮
隆昌五年力求奉祠主上踐祚詔求言于旧
弼公奏四事曰至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
行漢也遣閭門官賜少傅告一再辭免始許馳
恩度元二年公于是年七十笑三上表引年遂
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
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
十有九累食邑一万五千六百户食实封五千

楊伯序

楊伯序遺奏聞上為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
賻銀絹各千仍命弟之子鎮添差江南西路轉
運司主管帳司以護喪奉尋賜謚文忠娶王氏
監察御史葆之妻封益国夫人先一年薨一子
即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顯宣家郎新
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烟火公事孫女五人
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彖餘尚幼初
益国夫人葬庐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
公之喪合為公在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
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挹美官而秉

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貽復奮上以
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宦有四公編為之前後
十年兩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
赦宥立后升儲過官出郊无非盛事大典公皆
在屬車間鋪張揚厉實有以佐宋之光明若
水旱灾異夷狄寇盜之辭咸无為自參預樞筦
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練習
典章動有援摠不為空言故天子深所嘉獎而
同列自以為不及以國事為己任進退人才一
本公道界民擇守愛邊訓兵仰賢睿慎慮周而

敏被遇日隆數當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內
禪尤為至重吉日徽稱官名母后孝宗獨
此公素定于數旬之前近將決旬始諭宰批注
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才
可及而体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教孝友
淳篤事沒无如諸父自奉甚約絕声色之娛周
郵族姻具有恩意官固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
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人既貴而閑曰平
園老叟孝宗生于丁未于時輔相多在丙午
丁未間公及丞相至公淮參政錢公良臣同為

參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
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年
者遇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有
堂一介之善收拾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无
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
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乎校如老書生
銀板家塾以惠孝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實預荐
此地故以充職名堂作唐虞二典閣歲兩朝內
禪詔書洎 崇陵宸翰又為玉和蜀錦二堂皆
自為之記晚歲康彊神明不衰天下徒望公之

再起不謂天之不憖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
所同有如某之不肖素辱知遇假守東嘉屢有
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忝代言公之除
少傳暨加恩兩与草制又回作不允詔書嘗蒙
摘句稱賞授閑以來書函詩筒倍加獎予嘗世
銘記多求于公間使某出之公已書丹或徑以
賤姓名題蓋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嘗竊謂
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
公之始率絕似二公者无事不言无言不尽
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奉既不媿

于宣公而得時遇主无追仇尽言之患文忠晚
居于颍望瀧園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
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
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本有者咨文
彙別彙平園續彙掖垣彙彙王堂類彙垣科曰
彙政府志制彙歷官表奏：議奉語錄承明集
玉堂雜記龍飛錄親征錄又閑居紀錄等本總
二百卷藏于家其行于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
誦以為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
考古澄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收服未為

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
也精確簡要几于絕筆嗚呼一代風流于焉尽
矣其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唯有君无臣自古所嘆吝驕
平凡動則為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
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断金于皇 孝宗才
選于衆誕謾畏縮慨不足用堂、益公員王佐
才始以文鳴芸省蘭臺高文大冊追配古作独
步禁林不負所李二十八年相為始終屢貽而
奮致身上公克既授舜、亦命禹首贊大儀龍

飛再覩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
言既掛衣冠無于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
隕于堂人之云亡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
似現行取則後其有具視此銘刻

攻媿先生文集卷九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諡

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夷虜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
時伏節死義之士絕死而僅有之人皆以為
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意至是殊不思自熙寧
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
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

立於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羨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究則闡茸貪黷之人柄變忽起搏手無策首尾衝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忠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與者安能及此建矣以來募能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六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批智勇辨忠義出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批節抗虜卒殉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

然者其可元傳乎公偉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為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二子仲子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端送九送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

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察京罪惡
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来矣
公生于礼義之門而山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
奇節輕財好施貧而无悔讀書見古人義槩子
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俗間頗以俠自任
引士夫之矣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
亂欲入庐山為道士靖康虜犯京城公以太平
曰久官軍驕墮不可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
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曰授迪
功郎充都大提卒守禦使司幹辦公事虜先攻

通津門拐子城公統制官却建雄選健卒繼
而出戰虜失利小却錄立功姓名為之謂都大
守禦使孫傳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
待賞豈可緩邪願以便道從事傳從之士氣十
倍是以一拐子城虜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
戊申虜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安渠
慥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
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眾
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安欲劫內帑公
復乞以慥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

殿栗听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
邦彥之門会有旨前宰相赴殿廷议事公又懇
曰此其效鸣之时也李攜以入忽于殿下嵩呼
欽宗愕然使问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
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泽民之術无路自进比岁
尝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
今无它策京師豪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
之當募死士数万奉陛下侍上皇挾诸王
决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劳甚厚解所佩夏国
宝劔以賜命整备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纸批

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
次日再对自言已得数万人心願效死幸陛下
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功
上幸青城者宰相何桌已主和议将用其說
上以问公曰此必误国非臣之所敢言上
悟曰倫之言是也桌进曰万一误国臣当伏死
公怒髮衝冠桌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
曰尔何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误
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数百輩何益
桌怒谓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乱請上誅之且

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
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桌昼旨送御史府將置
之死地。賴上全獲，復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
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
職。即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
問國璽安在，何不齎迎。大元帥康王同常拱
侍，淵得聖遂行。會問：大元帥已次南京，即與
淵倍道奉聖，勸進。高宗移蹕維揚，公走行在
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
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節借朝議大夫，試尚

書吏部侍郎。河陳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
胄出公使，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
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虜帥粘罕
凶焰熾甚，公与之抗，办旁若無人。罕憤怒，留之
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
尚未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夕死為
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求耳曰：二聖。太
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
此天所贊也。即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
宮始知本朝中，每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粘罕

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
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与大金先大聖結盟
海上約為兄弟大金与契丹相特師老粮尽使
使告急即遣兵進援於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
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
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称
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
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榮華喪失人馬不
可勝計殆先大聖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此渡
江深入崎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

宋今主上法令一新矣才並用必圖復讎盍
為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
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所腦塗地之苦幸為
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即言是也當達此意
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
者數輩于吾所問皆未知对今乃遽欲议和决
非南朝实情直侍即私意尔公曰主上臨遣
若非尋盟來復何為人象能勝天下定必能勝
人惟公裁之粘罕不知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
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留曲折虜

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
修撰王晉萬壽現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第
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
粘罕不從遂攜皓并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
犯边和戰未决三年韓尚書使还虜遣李永壽
王誦踵至驕倨不可告语上聞之曰非王倫
不辦山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賂耳上問
几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
所取去几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
拜以出徑入駟輿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

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都
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
使廟堂擬除边帥公謂在虜中知兀术几為我
禽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机不可失力陳進取大
計詞意剴切觀上親征大臣难其請主管江
州太平观居会稽七年春徽宗皇帝显肃
皇后計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学士左中大
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偽齊
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圖書及使指公曰圖書
當納金主使指无它报謝計音迎護梓宮而

已明日又未曰大金与齐一也国書當赴齐相
府驗實通至軍前俟得报然後可進公曰有死
无貳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鐃籛廩增兵
圍守莫不失色公曰无能為也虜遣陪伴以九
月渡河見虜帥撻辣于涿州問过淮已久何來
之遲公備言刘齐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
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朴內姦營私培刻民怨神
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它日不為大國之患
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虜曰若將豫与南宋
能制之否公曰皇帝圣孝神武卧薪尝胆志

在恢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
子忘背国恩孰不願食其肉儻欲驅除何難之
有痛言利害泪滿茵席撻辣頽謂兀朮曰江南
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国越夕使人導意云
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虜廢豫使謂公曰歸
报皇帝強梗掃去自此和议无復尚阻但有
當议者均不倦以終之于是仗節來歸上在
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明年
又往見撻辣于祁州虜出諸軍招誘蠟弹旗榜
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讼边日獲姦細

文字語言无理奉使只是致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溝信脩睦諸將徒見往還猶豫各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的來豈復敢尔二首相視无語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欲告太行義士徑擣虜巢問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篤无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斯事未及發而謀泄虜捕存党囚之地害至是知為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既还改合入官虜遺張通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尽臣礼上因賜

之酒思謀送客進曰陛下知刘奔之廢否始因王其極言遂了此事真中代也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上欣然領略于公益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罍龍腦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季士為近奉梓宮使兼清太母淵圣祖宗山陵上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面尽圣情公泣拜以辭期于必濟既見捷報具宣上旨願親見郎主敬請捷報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

行既見虜主謝其廢刈豫且伸祈請虜主喜公
之來抚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
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戒維死之日犹生
之年詎敢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燕犒連三日
遂決天討歸奏上大悅除寵圖閣李士侍讀
虜遣蕭哲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
非它使之比豈可用平時札數相待邀索百端
近客者无如何到使藍公佐密奏乞俞公一行
借端明殿李士侍讀充計議使哲每聞之即日
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

公索副書及詔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欲
損朝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
取首欲行以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使兩日
不見王端明來议事何耶上問之即俾公力
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俞以調護哲問連日何
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
頃回日議定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
于此遠去何為公曰既不相听何憚一行哲方
肯啟圖書割地講和許遂兩宮及梓宮既
入見起居進書如儀無不喜憚九年春真除端

明殿李士燾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
梓宮奉還 兩宮交割地界使蕙東京留守公
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廩以賑窮乏兀木
留數百人取偽者留贖者落後司公聞其紛擾
及遂之民始安堵兀木一親信人見公若疑有
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兀木有害撻辣之意公厚
遺之即密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
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俊建督府盡護諸
將以備不虞 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從北去
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同向之主和者盡為兀

朮所屠事皆受矣既見虜主令耶律紹文作宣
勅宣傳言問公還知元帥撻辣等罪否答以不
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而略不及豈幣却欲一
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此朝邪公曰前日
蕭哲等齎書至 本朝許割河南歸 梓宮
太母 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度
幾與民休息於人則徃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
它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
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喪胆歸館又遺紹文就
駟受辭公对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藍

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閣若
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无令輕
失中原虜至今日已如彊弩之末无术不達特
變命而无親將自取斃往回函燕父老按道
本朝未始不泣下感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
死以待太平虜之貴臣往輸誠相結未親
高又笑它日若來講和當尽復土疆則可与议
又考^昔年崇寧執乞不發歸正人切无苟且以
失後圖自是四旬无所闻十一月庚辰绍文至
駟傳言明公向拘雲中本无还期曾不知恩反

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畜以待根將分駟与公佐
酌别云區々悉已前白无一語及其私畜河間
六年虜以公為平蠻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
迫日甚公曰君命无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
倫實耻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
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厉声言曰
先臣文正公旦勲業炳然臣為國將命猥被拘
留復以偽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国恩以辱君
命于是大慟斥罵使者听其絞死实十四年七
月戊午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電雨

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数日不已
河間人惧甚亟立公祠家繪公像以奉之明年
公之訃始聞天子震悼特輟視朝極其家贈
左通议大夫賜銀絹各千勅就平江府安葬仍
令有司应办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
夫人二子述朝請即通判光州軍州事贈奉直
大夫逸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子五
人朴尔奉即棣承直即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杞修成即監行在打套局柵中奉大夫守將作
監兼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樞

將仕郎曾孫五煥炎從事郎新監衢州都酒務
炳却刺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机文林郎
新臨安府觀察推官崇迪功郎新光州錄事參
軍杓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橋賞酒庫魯孫八
焯從事郎隆興府分寧县主簿焮焮焮焮焮焮
燦女九公之七也時相專和我之功又忌公之
死節全公家止稱在虜身亡故卹典有未
孝宗淳熙初搜訪知之始舍杞柵机皆為將仕
郎述自内山崗擗踊號絕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是冬冒万死身從兄遵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

骨于河間歸葬于長洲果陽山大石塢之原嗚呼古之虜使七以專對為能若公前後五反凡木粘軍捷辣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口舌辯也公性根忠義藐視白首隨宜應對悉中事机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炮氣不少驚智意橫出它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迺等撫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以不敢出即申鍾離公松堂為使屬知公尤詳乾道間始敢狀公之行紹興元年請謚于朝礼部尚書倪公思為太常博士議以節愍

易名某時在考功為之覆謚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六十八年矣比岁权臣安用边釁橫挑強鄰以為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无敢行者耕時為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辞毋而行至再至三卒執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声績其進用未艾也于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孝士庙号忠肅而公之名益显矣其妻祖工部尚書俱实与晋公分派居宛丘公最後出

獲之時語尚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還兩
家尋其盟以矣閩舶淹公之從孫行也與某締
婚又助之請其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
摺行狀之大槩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與小曆遺
史雪溪王公銓所作御劔銘序與其子明清揮
塵錄及網羅旧聞以就此碑大懼翫敲之文不
足以發潛德之万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酈生之
烹李靖以唐儉為安足惜故使絕域者惟恐其
用兵于浚公每先以酈生唐儉自勉將行必請
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

為慮雖間居于外時：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
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以邊以俟大率
間有名舍象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
貴進討見上必傾尽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
知死所何賀之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為
功哉嗚呼天未悔禍醜虜尚存九京之英必有
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己也一
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
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
不敢不勉聞有欲以貨取者輒笑曰是豈所以

遺子孫耶及其被留士子十餘人競願送公虜
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
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兀术之紀順昌
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濶大為劉公錡所破兀术
輕騎宵遯行一舍間知不雨始藉賴三歎曰小
人不信王端明說南朝國富兵強伎術和好
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
箭誓不復敢輕奪二日馳至韓州劉公浚親以
語公之長子曰盍淮之約何遽如許苟錄公
之言徐与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

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公初自奮于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
任南北之議其事日熾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
者至是翕然歎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
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今特
表公之大節以居世之為臣子者其間小有異
同尚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蘇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
其間不扶而立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
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

方略 欽宗忠之賜劔予藁徒手一呼得數萬
人欲奉 兩宮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
奉 聖 勅進求使絕域 高皇聖孝五以節行凶
首 虜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死
如 而奪之氣随机肆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
副 上心身成功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
中 虜啖以收死主立分痛哭怒罵卒殉以身天
作 風雷地為震裂或者蔽之使不上徹有子死
孝 終歸其骸卹典雖頌烈士所哀公之有行靖
益 兵備祀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駟之際語不及

私 死輕鴻毛了元異辭公亦勤止万里徃及全
軀 之臣尚冀其短迨其執節元不心降鬼必厉
賊 公乎不匹孫有祖風捐軀將舍屢撰虎穴和
儀 以定帥淮月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寃數孔
昭 我作銘文會稔衆說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

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
難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
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
之无不傷者蓋非室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與帆遊鄉澗
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清祖邦父彬皆不仕父
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姚徐氏贈令人朝請遂
干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于學
向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
友有不可解于心者與比劉復之朔以南省第
一人未為司戶叅軍揖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
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于仙岩
僧舍士子莫不拜敬薛寺正士旭見公向所安
公曰毋不敬士危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敬

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渴上讀書一日于里其
為薛氏祭文云我肯自喜壁立倚天見元梅潭
忽若陸淵梅潭即仙岩也伊洛之季東南之士
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林公
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
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
出加以考村子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
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寶冊凡今名士得其
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於臨民治
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

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己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
日聞于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登本
末繁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常存
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牽子業其所
論者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几于家有其出
留中文學最盛讀之者元不動色文体為公一
變至傳入夷貊視前矣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
太學士元矣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
似鮑君滿劉君眷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
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
西以書幣招之願子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
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
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
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掄取名儒為七林所推者
越拘寧而用：則人自服矣 土問為稚以公
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死異辭
就我職几月 車駕幸李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

公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
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
以專禮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
觀起知桂陽軍間屆八年始赴郡提奉荆湖南
路常平茶鹽子就近轉運判官改而浙西路提
点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
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亦數萬緡力
請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
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
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

須鬢如雪丞相留公止一見嘆曰几与陳君奉
尚可使外補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
曰卿去國几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尚深
醇有所看出進來特上臨朝淵默罕有全語
公敬謝而退以因禮說進擢祕出少監訓祠曰
朕曰御使朝廷見郎史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
儂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
之祠也蕪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
官蔡以公蕪贊讀未几除起居舍人蕪叔中亦
舍人期年始迂起居郎紹熙末年尤樓尚寢不

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橈言從班多連名騰奏
或固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又欲身任其
責請對直前几元虛月刻切痛憤指陳利害无
所不用其至益嘗贊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
奏疏謂臣等在乎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
之大倫天地之正彖以開導矣王而今慶嗣
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
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
今既上失王宮之欢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
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
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廟堂而後不然臣貪息
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
垂听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送而草奏曲尽百
弊紀類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王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
之不可既行授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
上御極以中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奉
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

復劾其在 大上朝奏对狂率降三官罷祠嘉
泰二年叙復元官再昇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
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对之命十
一月十有二日终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
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
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礼兵部架閣文字孝
悌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
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扑承務郎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陵口酒庫潘子順
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

功郎處州三李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
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
畴一尚幼今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李
博而精覓出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机杼類非今
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内外制經惟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
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李為可痛也公行誼著
于鄉曲述作擅于当世不待屢出敢據其論奏
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

郡免奏典而去臨觀光宗以旧欲奏之孝
宗者陳之益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藝祖創業垂統无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
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放之故隳
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无
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
計在州縣不食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
供隨所輪送初无定額當州錢物雖尽曰係省
而不尽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
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

之新法既行贈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
倍此特上供再其它雜賜熙寧則有今項封椿
元豐則有先額上供宣和之徑制紹興之總制
月論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与焉茶
引尽歸都茶場鹽鈔尽歸推貨務秋苗以十之
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
之折受取之科敷仰配賦罰而民之困極矣方
今之患何但夷狄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
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于此但以
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
講究而民窮如故益以裁抑細微或蠲室張之
數永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
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
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
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善朝廷不得知
謂之大軍外糧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取掌
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每欲寬民得乎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
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
出人文字令知判誥看詳升降以聞次對草奏
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
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者本以恤
民使出外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
而取其多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
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
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
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
計之保甲但以視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

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里募利其崔尔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去催科元祐匆復旧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去後法轉而为保甲嘉祐以前固无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旧特章厚为之今士夫恥言安石之为人指章厚为罪魁而方世守其安乱之餘以為成憲方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行之去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于三代之旧而莫敢議有議之在則付之有司不过撿坐見行

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虽未足以尽寬民力亦可謂至思矣進故事以真宗詔西浙福建荆湖身丁亦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于穷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奉而行非若泛然美覲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还詞頭過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还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吕元膺紹興程礪以為此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兵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与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

及誅忽除內待省押班瑣闥揖事者繳章五上
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凡不自全一
為出行公議佛騰党與凶焰不可嚮途而公獨
當之逢原麓暴恃有與授所至免橫其在池陽
几至軍受為總領鄧漫所發披其偏裨上命樞
臣鑄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
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
宣劄已自出街面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
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几而內禪子仁訖不
得節鉞源出器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无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
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
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又兼師友後嘗
一同朝蹟而情彖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揖比
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
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
之禮而夢諫有異論某極綸之亟相趙公宣旨
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
閣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寺依祿格全支
公已出行而某駁之再命特典出行公上奏先

具某之駁章且曰棲某委是允當始知臣失于
點掄不及論奏若更出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全怒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无所憑
守三則耻过遂非元見善則迂之又欲望追寢
御筆仍止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
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豸引慝同濟公議如
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亟詔荐宋
文仲吳獵蔣斲楊烜在朝則荐朱熹葉適吳仁
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矣不復以私嫌為忌其
他成就廷奪使就声名者不知其九也博極群

書而於春秋左氏尤寃極圣人制作之本意左
氏翼徑之誤旨著春秋後得左氏章指二出益
裡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
未有此出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出
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
以銘為請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
以投匭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比何知公為
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稽木
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完此志小愈遂扶僮
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誤字

登之道媚登覽高致吟泐低昂親之則使人意
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宿
家以詩為壽惟翊善著公与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香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
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崇示其未及刻而
公歸訪求此豪不可復得犹記其略云李札現
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大史公讀虞出至于君
臣拊棘維是儿安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
己懲艾可不謂戰々恐懼善可善終哉蓋傾者
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敷戒之義秦斯以來

此又殆絕其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季之淵間氣所鍾捷生斯矣舒向
金玉游夏淵源群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
是專王印螭陞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原歆回天
經世澤民齊志終為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
毓秀其必有年官匪不違受才則全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齊見世
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皇', '上', '踐', '祚', '之', '十', '有', '四', '年', '十', '有', '一', '月', '乙', '亥', '詔', '樓', '某', '林', '大', '中', '赴', '行', '在', '大', '中', '先', '至', '首', '言', '故', '吏', '部', '侍', '郎', '彭', '龜', '年', '之', '忠', '乞', '賜', '褒', '贈', '嘉', '定', '改', '元', '某', '求', '對', '又', '以', '為', '請', '且', '錄', '其', '諫', '章', '以', '進', '皇', '帝', '為', '之', '愴', '悼', '詔', '贈', '寶', '模', '閣', '直', '學', '士', '仍', '與', '一', '子', '陞', '擢', '既', '又', '御', '批', '彭', '龜', '年', ']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忠肅公神道碑
皇言公之忠肅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章以進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寶
模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係朕潛藉旧李當叔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怀可特加贈左園閣學士其子欽与寺監簿差遣三年礼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槃起居郎黃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衣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尽忠知无不言首論僥曹之姦為其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謚上賜謚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称奏上云彭龜年忠體可嘉正宜得此謚使人如此必能寘人主于无过之

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内禅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宮一時回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比无虛日未几由西掖迁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胄奏言憲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以出入兩宮始有竊弄威权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取与郡侂胄罷知閣門等取事轉一官内祠時公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胄无罪辭劇就聞可與出行公与大中再奏龜

年以二卿得去若以為優柔侂胄元故轉承宣
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无罪龜年以尽忠
陛下直言无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
侂胄内祠曰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
矣某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
侍郎尋皆補外郎公得婺不赴而奉祠公在荆
南亦以疾内祠林公在慶元罢場三人者鑄取
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叔之久
罪惡貫盈妄開兵端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
断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还独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
不痛惜之公字子寿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
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
夫姚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尽孝如
成人初穎異讀書能曉大父比長得程氏易讀
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與計偕登乾道
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亟
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出言月椿外病民趙公
因計為緡錢七十万而无名者疆半皆出于苛
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尤之

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
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閩陞從政郎調吉州
安福縣丞縣有宮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銅
其利步以旱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
察保甲而无其籍慨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
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丁
士農工賈之業稅租有无多寡之數調夫既均
後有賑貸按籍立辦它自檢旱賴此尤得其要
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
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禳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金
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
人年高內祠便養主嘗建昌軍仙都現自初弟
而婦益薦于李以母自欺名齋以本問南軒張
公中庸語孟大又至是文理愈明罔祭後進樞
衣比面者日衆復与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辨時
相与折衷于晦菴朱公而李愈成矣再請祠未
滿而遭內艱執喪尽礼誠信備極葬之日現者
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戾裒集格
言類為一出名五致錄晚天定祭儀行于家服

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栢同薦之
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
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叔要讀屬為法以崇
寧御筆為戒公又言嘉王傳相少而侍御多
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奉左右之說使府寮
之勢重于侍御道又之訓密于宴游光宗首
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廟樂之初進逸
豫之或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內外宴安猶袞宣
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
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為之

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
學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先祖因論帶御器械
多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出宰
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奉
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又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為式長以督課孝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為下榮文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祀

遇兩祠于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辰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祔，因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无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須知且言無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光，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旧班对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用昼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引農寺丞。三月除祕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摳廷爭之。遂寢。五月薨。嘉王府直謙論說經理精切明白。

裨益為多不勝也。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覓。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其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和正辨以賜公。正指燾奏而發。又嘗賜所出瑤山詩。乃光宗在東宮時作。有雪詩云。高閣多凍餒。廣廈媿膏梁。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當因講詩。王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可。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議邪正。王親顯其說于奏議上。贊讀沈公有用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名請王顯講義上。聞王宴居。出知人難三字于坐右。公質之于王。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正恐錯看尔。公曰。堯舜亦以為唯也。光宗久不詣重華宮。公与用館入疏。又以舍慶節未奉進香之礼。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

除遂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
欲見卿說福此官待有奪職人方除公謝且進
內治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為此也 光宗
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
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
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亦官官女
子之防尤虞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
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出言動无不記者
今一月四次出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
已出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 駕

幸玉津園公言於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
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游宰執以公言乞恭請
公出八奏会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
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
有不和而兩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伏集而不出
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設以臣
充 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
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 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 重
華不豫已奏告公与侍從臺鍊請對不果八月

戊辰公繳納告勅乞竄遂待命江游戊寅壽
皇服藥救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对及求去
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独不離班位伏地啟
額久不已血漬髻鬢搢笏取劄子置龙墀上再
拜欲辞出始傳旨上殿先宗云知卿忠直理
會何事公奏今日死大于不通官事光宗云
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文
不然内外不通禍乱不闻臣实痛心光宗為
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
甲子主上受内禪是晚召公对于大堂圣容

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泣辞不許至今耻怙公奏此乃宗
庙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辞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犹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
昨大匆參決可尔公奏今只得尽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
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宮之礼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
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殿而退

上嘗問恐 太上皇未肯過 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况宮室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盛次于禮為正旬日間三
降旨經營 泰安紛：不定 太上微疾未瘳
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全躬 陛下少當 重
華山居喪所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經孝及轉
右武士夫帶行遙刺公封还詞頭謂固當怡恩
毋莞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
宮威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得罪于 太上而
差幹辦 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

太上隨危人落階官公皆繳奏 上云劉
慶祖事批可與出行公又奏曰慶祖死官可轉
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
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益為朝廷惜此
一門 陛下自登大宝所言如流忽于此事首
降可與出行指揮夫可與出行乃近世敝令也
使其可行臣即出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
因再令而出哉 上嘗言中宮未建建節未
隨危人恩例之類直俟柎廟後施行公即極口
稱贊聖德後隨危命下封还再四且言 祖宗

隨龙人正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勳何
批中除符制倚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
四官之例誠足太擾今於已分正當過為裁損
酌中推恩令遂寢因对上語公曰朕尚未見
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微章為
是然公亦以此苛故不久而迁矣上問講選
所奏諒闇鬼講旧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
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二紙
一具事太正講筵出目一具潜邸講堂出日謂
講筵講出太少公奏今有机務不比講堂專一

讀書上云朝是延六无事恐自急情况酬应万務
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孝与出生不同惟
能虚心受諫还善改過乃至孝弟一事不在多
也它日又出二紙一衞出经史十件春秋礼纪
詩出孟子通鑑唐出三朝宝訓奏議長編節本
一出臣秦十人黃裳陳傳良彭龜年黃由沈有
完朱熹李嶽京鐘黃艾鄧駟公讀圣意上云
朕欠讀書大上讀許多出養德東宮垂二十
年今欲添講官至于負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
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旧講殿上晚只

用小衫依講堂側安講公曰講孝愈切此帝王
之孝也若少讀而精庶几有益又曰十人克講
官否音陛下若招徠二母之傑如朱熹輩方厭
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孝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
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
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
華奉御史有不植党与之言公奉但當察君子
小人不可向党與元祐党籍第一人是司馬光
小人陷君子反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迎差除
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適為小人所賣耳九

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安乃陳四太之統
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臨太危臣分太
滿因震雷暴而言近日好出不測之邪全故天
者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权柄
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元金國弔祭
接送伴使至平仁奏漢元帝時日青元光恭顯
指為堪猛用事之咎及氏堪猛復有日受始切
責言者小人机心古今一轍楚州未詔一疏尤
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來李擣人而嘔比小
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一陛下之言小人或

得與聞而小人設曰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
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
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
明堂禮成封清江吳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
廟堂之權日輕侂冑之勢愈重言官人多出其
門於是歷疏其姦大要書進退大臣更易言路
皆初政最闕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
之假託聲勢竊美威福曰陛下總攬之權恐為
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
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

下之中出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
奏丞相以問上云侂冑是親戚龜年是旧學
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
又徃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
侂冑雖罢職而予內祠公除職与郡給舍繳駁
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辦湖此路
安撫使公既去丞相量論罢美公至荆罷和羅
以下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敵治牙僧以寬商旅
樽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
支还備边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乞祠一請而

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
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堦祚告公与趙丞相
言政和中嘉示予乞如賑竄于是追三宮勒停
嘉泰三年秋復元宮再奉興國祠開禧三年起
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奉建寧府
武夷山冲佑觀俄以疾甚改其予除宝謨閣待
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
閔特贈中奉大夫娶教民先三十年卒贈碩人
生二子欽承子即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即新
特差克荆湖北路提点刑獄司幹办公子女四

今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
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溶次適進士敖清
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佐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
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一年卒生一子鉉
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法孫
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定于縣
之建安鄉金家丹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
季識正大而議論尤為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
出道理象而當為白刃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
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

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殺聞專以養性清心清心為事
扁所居曰止事悠然自得几微不見于顏面賓
客非親與矣不安次郡縣吏業時羅織公之親
黨文改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叔倖
公視之如无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偽孝之說
與鮮不交者公于閩洛之出益加誣詠著止堂
訓蒙一書蓋終始不交者也聞蘇師只為節度
使曰此韓氏之陽希也其禍韓氏又矣及聞用
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者內治至鑿二十
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為若干

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
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侯者莫如其偶然未死
尚何辭銘曰

矯：彭公天子剛介存向淵遠言議正大自其
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邸簡
察極天下邊遇事獻規務納于善重華達豫
向寢有愆朝又思慮不已于言螭陞直前危墀
畎額言雖不用忠節愈自聖主危飛風雲是
依元日不召擢居綸閣開口論事略无碩避志
歆回天側目多忌权姦藥牙惟公先知抗疏逆

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
次胆決一去一亩消長遂分言者虽方死救絲
禁声生勢長附炎日盛大阿倒持竊弄威柄橫
挑點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与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几嗚呼天乎不
假之幸身不及見後為知言思光優渥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誰賴有此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

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察投
間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
部侍郎孫公從之子新瑞金而尉鏹之出寄
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于慶元五年四
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人九年重不幸二兄
俱蚤世凜然門戶之記惟无先左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碩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出以泣曰
方公之薨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
又自遭内艰憂若无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
老而孱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不容已

闈五年始克謹撥行實之大槩序公平坐而系
以銘公偉逢吉從之其實也先世居南蘭陵五
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貴
蜀之禽徒各數于有泉今為邑之曾祖文妣李
氏祖叔通通經博古獨儻有奇節惟不喜王氏
李弃科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
孫率昌其家公以按行阜陵恩特贈承務郎
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
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
公居去次逢年終上抗今季逢辰終袁州守俱

中儒科里入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
方併擾季士解散公就季蚤晚而資實俊迈課
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玉薦于鄉隆興元年
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邠州司戶參軍乾道四
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
義理中方帖息尚出沈公介為帥給事若公鈞
領漕計相与愛敬沈公頃嘗慕府御史剛戾无
教迂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无不言未始
一語詭隨始若唯合終必垂听豪民俱罪越訴
捕之不獲平執其子于嶽麗出院沈公怒甚既

物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食且曰父有罪
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
揖予而歸沈既薦公聞陞既而又昇以京削或
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奉類安知其它歸欲
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即黃公還朝
薦于廟堂款處以李官公以二弟游官祖嗣于
職授常德府按察公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
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
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辨如響恨得之晚且
曰伏曹有京削由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昇公樞密劉公拱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燁
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而識面淳熙五年改宣
教即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闕兩歲今人
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孝道愛人為心不
為赫赫名而慘恒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值歲夫
侵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實惠不為使文逃責
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早苗春未孫是步飢而
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布
穀剏社倉以濟貧乏擇美士主之民賴其利催
科不亟不徐行雨露於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

既裕稍，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饑，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又使縣苗稅素重，為裁酌而捕其額，又以余力代負民之賦。為錢四百餘萬，馬相三在境內，歲有繕脩芻藁之擾，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徑久之計。脩李市，出督課諸生，身為之師。士風大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心，而邑當孔道，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樞出使湖陰，過與貽書。江西諸司曰：却有責令如此，無欲蔽矣。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藉記士。

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內艱，服闋家居。又久之，十三年幹办行在諸軍器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因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剗深中時弊。論對論，今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即用惠民以當。

天心上諭公曰園坵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戒有復功命上容納
猶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恣可其奏合
諫官鄧駟請增諫員即擢公古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孝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
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奉允難者
其言甚備時營繕浸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
咨怨者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
知恩歆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

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孝无復顧忌故亦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
罪久以計傾之鄧移木匠公曰名為樓迂而罷
其言取後不可治矣面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无由上聞願由神于
逆心遜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
也併論景珪勢持甚諫幾視紀綱連章劾奏竟
逐之未凡公亦有迂官之禽大臣奏踐祚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
肯番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告愈力
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下止曰是有仁者
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猷
替上豈能一垂听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对曰宰相与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充
可否官以諫為名是專以言為職美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將拘彘我笑烏可与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獄
公予西季之士數百人出祖闕外人謂中興以
來才一再見公寡惟入境風來凜然守法度識

大休不專按刺傳經次犯多所貸省業牘盈几
披閱奏考決遺如流未欺月文為請民你自
心為不寃尤萬意人物太府鄉項安世吏部英
鑑方銓工部徐庶危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
之子太時元城刘先生要世之曾孫孝昌俱隱
衡嶽公請官之以繼賢人之世事無不行聞者
趨之兩担漕運通融有元深得計度之體衡之
茶陵秋翰特重公曰晉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
邑不免加賦今則咸无烏尚取贏可乎量出計
入蠲十之三令下吹声如雷邑人相与作佛家

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
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進之
一无取焉參政陳公騷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
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三年九月召
為秘出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
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教其疏援
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王
上受內禫登用舊李越三日擢公兼叔尚出吏
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尚
李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盡言蓋上之在嘉邸
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改為曰陛下嗣膺大
室益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數卑溫清既援宗戚
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心本乃若建
立長秋推恩隨危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李
以養其明揆予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
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予而得其宜遭變予而
達其权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
轉朝奉大夫九月除叔尚本吏部侍郎賜金紫

服明堂恩封石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亟
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
庶可團結民心亟相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
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
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克
孝宗攢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祀書者以為壽
康宮而以東宮為館閣公毅然力爭謂子理
非順地俟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予亦竟止待制
朱公燾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

上前爭論甚苦因講叔與之詩反覆紬繹以為
諷諷上曰朱燾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燾論桃廟
獨與衆論不合它所說皆正理來見其不可施
用願面之以重經帷冬有震雷詔求闕夫公言
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溯遺所官講
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
化之原肇于宮壺而遠于外廷宮壺廢則內外
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戒脩妃后之家多啓
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
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閤長而上願遵旧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
願方几之暇從容与之緣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願全其思數勿使與事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煥章閣李士提奉万寿观兼侍讀充館伴金
国賀正使虜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
皆難得之物戎心无厭當道之于初大璫王德
謙典司国信所怙失虜意密請匪領公率却之
慶元年正月兼实录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对
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此事密闻自孝宗上
賓虜寢有輕視中国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将帥

習媮士率習惰風俗習俊上恬下嬉无復有枕
戈殄虜之意願陛下拔材矣旌循良核名实
蓄財用選将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内治外攘之策上尤嘉柄而公于是時
己有不见容者矣待制朱公燾之去公力揀之
侍郎彭公龜年補郎又論不在為近習而遂正
人忤韓侂曹之意又嘗扈牌有馬上迴揖之者
公独不顧彼又以為簡驩也一日会食部中或
振王喜除閣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内廷
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汗清選當

抗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
內批与郡面王喜之命尔覆或以為出于該報
而公愛國愛君之心尔云至矣潜邸恩轉朝散
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詞九月提奉江
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
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
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
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
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提_祿矣終于里第
寿夫十有五、月除集英殿脩撰致仕嘉定五

年_上以公旧李軫其遺忠特贈宝謨閣待制
仍度越彝典賜謚獻簡娶李氏累封今人与公
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鍊承奉郎監鄂州在城盐
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李即鎰也
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罗沂迪功郎前臨江
軍司戶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平胡
找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漳浦女一人尚幼六年
歲十一月乙酉葬公于万安縣龙泉鄉縣津之
原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无所好惟刻意經史
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之

李元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官族之譜系
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輿卒乘之法封國行
河之利參貫融液无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
有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體制其
備闡鍵戾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歲自
號靜閔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
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拘似不能言遇人无
妄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懇表裡如一
修身踐言樂于閑過賢遜吳達善心无媚忌喜怒
不形于色而止大州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

之風以其平昔之所見聞教之胡君之行述不
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欲以銘見屬老復
病痺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三余亦視
蔭几何有不能已者与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
幸交交情象至篤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
送班必為僚于精讀之官余与拾予林公大中
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送旁贊言尤
力嘗論日食事謂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
得明照必有昏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阳之月一
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滕

然使万目見其剝蝕天刑如此公又奏曰
至次日則又雨此維片言為助多美當紹熙慶
元之問上既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与諒直予
君不以犯顏為難予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
君寄心膂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僥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不言類此君之不疑惟義所在嗚
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率不行任以史事尤為當
才相與論修史之規摹甚備汗青死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與四門以闕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
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愛世之士
所共太息孰為敢言為併和慮矯孫公古之
遺直李為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明直諒三益
幕中之辨不為婉屈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
无隱撻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声色鯁論日聞

不容煖席召還蓬山
土方御極首擢從班
光赫
徑惟史館人望丞弼
遑靡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
國命非不通而道之
塞不容何病為天下
惜銘以昭之後人斯
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四明棧

鑰大防

神道碑姜公神道碑闕文

他幸於曹公神道碑前多文
八页按係曹公神碑之錄下附
存備考

聞之不既所議愈察外建國測公又上疏極論
雖密謀未莫得知而羽去一馳中外惶惑友在
方為慶端呈據甚為公曰以苦語勸且曰今
日大將為誰計臣執任正使以殿嚴當之能保
其方用事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諸首
論廣畜人子乞詔侍從董鍊季士待制三衛當
軍各率將帥邊郡一二入召問甄拔優養以備
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中書舍人閏月真
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
公力紙文有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

陳集謙公篆形於色略示少愛聞教以公宣諭
判襄公留書曰狹往慰安人情則方必款聞邊
啓蒙有死而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
他幸於國諸通遊兵謂善者矣死所施力惟晨香致禱
八尺梅侯顧大佑國家以安邊竟及捐泗挺愈增憂居且
存備本其曰若司此成功以據高文之宿憤老臣確死办
其素補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福愈深耳未几
天也朝德望蓋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
雖聞風來見其首論三子增至公始可以服天
間七叔區區新音橫呈數圍殄民今惟當行命至

所徵極薄庸不為息以欺隱文祿至再五
以初皇於學春秋尚盛欲使子聞廟論語知民
瘼命由特於朝率執並兼官官仍時赴會合議
公為營端也思而以裨助遂取舊所著燈杖帚
其總要全書如以潤色上下三子年間召道之
決陰治效之優劣細率領挈察然畢陳俾以為
之序以備參央之餘可用考訂儲扁尤以為要
覽將以飛煌求言公奏和豫角成先務安靜等
鑄漏巡成紀綱節財用以用邦本練士卒以壯
國威入謂畫練論奏以為月課茗政有闕夫人

有非賢哉除授之不当患在不知之者則恐去
去而丞當隨同輒言无嫌於數所論皆切於時
既登兩地當年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瘡方
深弊竇紛然之弥縫協恭禪贊為多重情名器
特衡法度進退人物有言可否不希私思不避
嫌怒苟幸負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仕除公
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神若至
斗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
賞陳先封贈公曰士大辛勤一第非通藉子能
及親汝輩方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

公若曰私思未报首為收引私慳未復且為沮
抑一涉於私人心將无所現感矣次論兩淮招
集取虞若難於招而難於起若非繩以死律課
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儉扼叔巨內侍等所藉
家賞專為養兵之助天顏說穆玉音嘉獎曰
若子尚不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莫老
昏恐無次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犹未知
邪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出問安臣以多事
未果奈聞公來歸同信路釋仍致前書以示
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宮愈加愛重矣

公在廷部守法革弊吏鈐為請有里人故在天
官喪未卒而子赴調公謂後既得法禁而部胥
亦之同即撻數吏使之治矣而後來聞者越之
上望遠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
望治之誠未嘗以自月冀夫先歆速之戒誠
以維持成就非互通國而驟效也又言責幸貴
公乞下敕部其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予免
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入廂親
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次員惠旨太濫乞收復
未交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補不雇宰臣日

八月臨軒行殿皇太子冊命公揖中書令讀冊
於廷首辭碩听九月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
以少壯烈時儲君與公俱生于癸丑雖相去一
日字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餼詔
曰九秋風露之清衰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
板者儒固已冠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得儀適
聚旬淡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
之貢闈方按鼓吹嚴吏警湯五使同坐堂上正
用公之生朝以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私
尤為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禄子九三年五月

以濤兩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
執起海濱留侯致病疆輔太子公弗敢復言益
冬分補原居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
方形詔旨云年雖老矣初未聞智慮之昏志方
浩然亦未是精抑之德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
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
濬改殿李士知福州力辭提奉臨安府洞霄宮
以歸近見親故上家燻黃復復康疆尋上林致
之請忽感微疾執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得
雇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以遂薨寔四

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異官正議大
夫除買政殿大李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中因史實錄勒
令全要皆崇提奉纂修道奉聞上為之震悼
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徹章加
贈特進賞延郵典如制皇太子贈奠加厚可
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歲府典樂申之曾孫封異
郡大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即紹則
從子即紹晡承務郎以公參檄俱監西京中獄
廟女一人適故朝請人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

程準孫二人統祖務即知子潛縣丞同祖尚
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即監兩浙
轉運司度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
續曾孫一楚孫女一真年三月甲寅卒於天嘉
熙縣履仁鄉東列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馬季
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弟拜親少師戒之曰
得官誠為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尔其謹之義
在類如此文未與輔郡紹興間寓公寄客多時
莫賢朱少卿自号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孫
大將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稅舜俞師

苑鮑杜道存同又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
事空同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
著諸書悉有功于後季既以此發身又自初筮
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言聖已高擢用甚峻
而士論遲之至暮日隆汪意大用皇太子坐
情宮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
輔導最勤宦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
叔春翩然求回不復宦思一歸若將終身焉憂
國一心耿耿小少交存為圣主一老于霄直止
達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

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季見相若
愛之固深姨未冠而孤抚育刻劬卒為善士近
歲先歸地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道澤
任之弟之子居鄰以誠接物不負緣師是此狂
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揮而服之用貧諸
急尤篤姻党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无雜
賓亦无敢子以私者故戶僅庶風雨既歸關文
室子左以卷陳官所書一軒榜以民題朝夕樹
處是前始小容旋馬請裁若子也祀而樂善好
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政列姓名

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
之知也近時少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于隸周
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為之作字道美日草俱
勝隸古小篆亦動皆有法古牘人多藏尋扁榜亦
所在在室之云初來我公而問季季吏部至命嘉
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故公之意俾為序引
則知公之相予有季矣既老復來公必賜深而
歸會當集議頒益於政而堂一見如平生欢同
入兩地協心无間議政餘間高叔古今論文說
待必時出法书名登請談從容温然如春事有

不可割殺不田久而益敬真畏父也執別而歸
書問時往來墨沈未乾而跡聞云之痛固非
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說偏以多病心志凋耗筆
研尽廢且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撞能層
藁既不能發以潛德終有媿于公云銘曰
英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為劉自建信侯往後
厥初及因避錫累葉嘉禾美豐德修惟公國器
河圖天球文以分身仕季俱優立朝正色告后
嘉猷寢登要津貴名日休杖茲要國欲挑既裘
債帥總帥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

抗論力過狂疎天月出師石燦全流入厭終歸
士困膏燹僅取這壘捷書異郵自謂破竹期巧
於秩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凡如鄧騭款奔涼州
謂公之異屏唇唇林立一偃小容衆若競味初謂
沮軍末乃思姜元惡既誅日德畏求四皓來漢
二老歸周聞于兩社克壯其執祠宣協恭厚德
鎮浮飢饉寇懷瘡痍未瘳弥於調焚相与咨諏
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道典刑
已矣後孰与侍殄瘁悲深為銘諸幽尚尔後人
先烈是侔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先祿大夫曾公
宋以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先以鳴當世直道正者
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古有文章政子材而雅不食為文十餘
方言又著時議十卷刑國王文公忠其墓蓋昔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舉為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孝者宗之号南豐先生
曰希位宰相猛文肅曰聲終翰林子士猛文昭

當元祐盛際 徽皇初政再為祠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溪有犬
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季曾孫刑部侍
郎炎子從弟吏部尚書出腆相繼取世科同為天
子從臣故家文献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務收弟奉使
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季十九以詞賦魁曾益一上不
弟則改古著書有雲莊集以於世終朝奉大夫
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來州始居湖之德請公細警悟能言即
知讀書正奉詔公曰吾家錄密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刑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家方益有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立
十季入太孺端以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季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泰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徼賊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未減臺郡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迹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孺
官課試精密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殺就
養與其季變俱公立一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
與當路交上京刑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
川教授如所以治徼孺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季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創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微行屢空催科无擾政
感且惠皆先期梁輸催排陞降悉得其宜至後
有不俟差而願克者公先于暇时接前輩賢今
嘉言善行与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
出講令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各文惠不良臣師江東稽益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
以為天下治邑者功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絳衣銀魚十一月幹办行在諸
同粮料院光宗覃恩暨季勞結朝奉朝散郎

功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昨納忠讜中遠私
昵杜絕用例之弊申戾賊墨之料遴選边將久
任師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羨銅糸廣
和余以厚邦儲弊通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餘尚書五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業滯訟頓
清九月充金国正旦国信使将行值憲至慈
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
辞簡叔故京地前導奏胡使公叱正之比押筭
者至犹然公避席不拜引又詰責往復論难竟
去口宣賜樂專諸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從使還未嘗道其事
惟以講求內治諄諄為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翔方增重國体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
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季以諉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進西江東
軍馬子糧諸郡賦本時入授欺移用其自寔船
納運弊蠹特忽緡尔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稱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不請路期以兩月起癸且
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村以不多為
文出不遺吏卒要東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遵當

紹熙元季八月迂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
事究心詳讞稱為平允輪對請選劇縣岁命近
臣奉歷任上人以拔之元拘資格隨事旌賞治
有殊請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余酷征稅之禁
利害祥明時論歸之二季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和余朱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美
戒以苛取不趣而办二季轉朝請郎九月丁母
頌人憂五季十三月权知温州慶元二季三月
陞辭復由劇邑薦奉為令之職又請稽板籍聯
保伍決巡尉之罷歛者求嘉号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不識用功闕良田以贍奉初眷濟
院以匡廩其廢疾先告者民產子矣而弗字月
以公分給乳哺者賞全活甚衆二季秋末叔颺
夙深兩海溢為苗樂清尤酷其舟筏各竭以濟
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分數于涪水退修築瑞
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衝皆使
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納大畢奉戢
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為立詞且碑以絕其
德于相嘗文定公郊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
三季轉朝奉大夫三季召赴行在所四月八日

進秩者面以奏刻授之競知趨功軍給以饒五
季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補遠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廩所部疾若民有被訟久弊而訟
者夜匿不出乃戒郡具必而造但集始得予決
自是良愿无擾姦无容欺季詔上便民事公奏
請奏部使者以翻詐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
許列賦稅不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
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造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稜負鹽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系合十有六方緡累歲

困于郡邑囚繫者呼奔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
錯百萬悉付未者以寬紙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八奏計因論屬縣培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共
于州取給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
拾衣糧与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槩輸于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復為縣者及
籍以旁征巧取四行无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請
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議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祕脩勅令官二
季三月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偏

居宰椽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又因直前奏
事請搜奉遷逸長吏禮遺諸閣暇備咨弱九月
勅令所脩進煖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叔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一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慕因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季四月除叔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
兩朝宝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亮怒臨事以
審每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彘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與弟流竄逃歸
輒從外臺民正後有訴者下曉待閱實權門諸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縱補文書肆為誕
嫚公察其姦就仕京兆獄吏未解万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後奉江州
太平興國宮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尽起故老工月公被命守婺未几改如統勇行
枕郡適師旋飢饉之後帶來流徙寬隨節費政
声徹聞至秋感暈眩疾舍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忝事君東西惟命今既屬

推奉其季又以正奉遣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
內外族嬭以至鄉党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
敬歷中外徇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取而
去杜門却掃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号菴翁因
以名菴晚季意狂簡默所造益深繇少至老好
季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教
釋資洽通鑑績于老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
率皆溫潤典雅而摛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言
判好事者藏弄為榮有菴菴集与邑改總類藏

于家公既葬掄以校士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
先君子于法曲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
于隧遺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郎正奉
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
于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揖事西垣公丞大農
俱奉親與升陞展敬而仕永嘉戴筆左游皆有
在前之媿及某起于桂寇公方奏最藩部同季
生落如晨星日緩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山長于公而歲必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撫事
與悲衰頹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疾焉可冒為正免之章教上有旨敕行姪姑執
如故岳益軍息民為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
益聖二季二月竟遂祠請復提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宗祀祀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四季自為奏述出郊大祭乞骸骨詔以通奉大
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
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闕以光祿大夫告弟官
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外塘興欽矣
鄉西路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
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季卒子掄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
州東陽吳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以
器撼越遠事親尽礼謹守家法妙季決科安于
早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有虜向其氏
疾自言蜀人又聞南豐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告
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歆從
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夫
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谿既免喪盛以銓制方廣
歆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產竟遲次六季
而前卒者皆元恙恬於勢利迺是先世資產

本朝使隣壤挺：有祖風烈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民曲列始封舜嚳之傳望于南豐有戶
部公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
弟工考功德望彰徽曰文昭公木厚：深寔生
竟翁季以求已中積外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
翱翔周行歌歷西東仗節殊鄰氣譽夷或外庸
既訖從上法宮進難退易老哲之風聖代更新
起于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尽才奄其
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興銘詔無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乙百三

此下間中有早...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乙百三... 此下間中有早...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乙百三... 此下間中有早...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乙百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四明樓

鑰天防

神道碑

蘇州樞密院事改任贈賓政殿李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公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妄
啓兵端禍及南地生靈困勢几殆公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極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公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

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咸寧郡夫人
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
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
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為林公
少薦志尚孝文章自出机杼紹興二十七年八
太孝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
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郡欲月
有增饒卒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丞貴地
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如撫州金谿與
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

胎出至四主不所公取告朽納之州永劾而去
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
郡已而視歲額及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郵受
役者无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役
人泣曰反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渠在浙右
号難治公益寔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
縣境高於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據奪
之患民寡蓋藏官无贏蓄公方憂慮而无策夜
半涌水自荻浦灌河声震数里米舟輻湊隘境
以為神和買比经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

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給
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
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銘訟日稀期限寬而信
可展而不可迫去如始至所下文移元一抵遺
于民間二邑遺愛迄今朱訛也唐侍郎懷之力
荐于朝十年翰办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
求補外同擬者四人 孝宗皇帝指公与計衡
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至
簿十四年遭内艰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李
教授時 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与察官戶

部葉尚書者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无所回挺紹熙改元三月御批賜公詩曰臺
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竟察各有舊制
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喻越分守
誠如圣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称職遂与
同列各奏又曰或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
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夙采益振五月遷殿
中待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
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人生下亦
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休歟与皆有所

試拌彈元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敢為稱職知
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復得旨
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君欲救
用宗室以疆本朝當擇其美者善俊何人而可
當特召上尚孰矣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人申
其說御批善俊與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
言听之始也鄂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
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止自去公率同
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
伸議省之氣誦宰相之美它人不敢為也有薦

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元特操不可為執政与
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戶選替
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上曰別易一部何如
對曰昨為刑部專為保刻易別部亦不可章至
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上意公曰言事不
行只有一去更无可商推者此格既聞竟与郡
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
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高宗
念其以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
真決寧加遠竄公勇于逐方用之從臣而奉：

于一累因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
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
向果正無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無
小有可善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元責
其一節之過差以消俎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
絕其漸元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前則
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无所容其姦又論今
日之事莫大于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
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釁
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

此下接後第三葉陵寢寫

世

五

接後第三葉移風之三十字寫

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于稅絹而折帛猶
有說也和買其初先支帛而後輸絹中以帛与
鹽分教均給後遂白納紬韻今又使納折帛反
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
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戒其輸者三歲公初論版
曹黜二者凡月僅能去之繼論棘鄉至四章不
報遂明以姓名申尚少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自外祠除直室文閣与棘鄉俱与郡後
省同奏番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

因有改贛州而鄉以初去何正言異因對上
謂曰林以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湯章貢見次
贛為廟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
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所訟初有數百後惟十
餘紙糧香豪民為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
州之冗官冗職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
土軍弓兵三請以分給諸色而禁科罰四乞
禁屠象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
縣西武尉乞差文臣一員皆郡之急務五年七
月甲午主上登極趣乃公還贛石至險公欲行不

雨而水高數尺怪右石盡沒浴謂之清漲殆出神
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
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特講公代言得制誥
之體而繳詞批勅夙裁如臺中時侂冑來見公
接之元他語使人通問願內交又笑却之今
彭侍郎龜年抗論侂冑甚初有旨侂冑特轉一
官依所乞除在京官現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
郡公尚在兩掖以在鎖閣連名上疏謂次對不
過在外之職序及下于式鄉庶車之外番務則
寃之已至况一去一畱思意不伴去者不復得

待左右番者既曰內祠則召見元時終不能遠
請番龜年于繼筵不然則命侂冑以外祠奉御
筆龜年除取與郡已為優異侂冑初元過尤罷
取奉祠亦不為過可並出行又因繳奏龜年以
真侍郎除取典郡若以為優異則徒冑之轉承
宜使非優異平若謂侂冑初元過尤則龜年餘
事乃出于愛 陛下之誠心豈為過呼恐自此
元敢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侂
冑難以獨番望予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
趙丞相登政府汪象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

接前三葉別字寫

陵寢如見于羨牆故下如見其承黍于以來天
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人根本既立綱
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霆求言公以事
多中出疏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
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夷狄得以窺
中國女謁得以行于外嘗論邊事謂今之言備
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
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曆中分
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
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以

此下接後一葉別字寫

成功无子則同任抗眷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
号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敕則边防立而國
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父母
今別籍者減一等而今矣財者无罪淳熙勅今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今矣財者
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坏風教之實
禍歆由深律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
財初不折闕戶籍自不應坐父母之罪其非理
破蕩所異因宅者理為己分別不肖者亦萌昏
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

接前一葉不字寫

得遂罷去至是侂冑引為右史公又駁之改除
公吏部侍郎益兩以言予得此官竟不拜除煥
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二年公素聞顛上
之最慶元鄉部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
之公清心寡欲无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
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為長興寧時部决民
訟是非立办人固不敢干以私亦无可平者始
居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状人皇惑公以為此
點賊也必欲捕治起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
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

此下接前一葉大要寫

不可屢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
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為一行者
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尽傾公自納郡熟閉
此害不知自奮几年矣鄉之有才智者欲謀而
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擢節浮
費得贏貲二万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
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為之吏不得与
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木橋以至
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
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即

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允冠謂侍郎栗部中祈皆
在前有声也得守如此朱聞有所褒進人不留
以福吾州乃聽其求問材未行銀臺駁論鑄職
罷祠而歸孝釋聲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
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六年引經有
請復元職致仕未九御史承夙旨論列擁四明
異政一上為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泰三
年十月再復職一間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
居三里所得氣渾之腸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
勝處時挾書以往客至則徵梅菊取賂魚以佐

酒談笑自適亭樹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智力所能移乎迹曩既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歆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抽擊侂冑皆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

伸其冤且以為直言之勸未謂侂冑之竊權際自強之貪咎官有定價乞戾賊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薦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學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當侂冑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為難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產身之利害亦不暇產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鄉言解事上曰朕為生靈不憚屈已事定之後亦欲與鄉等作塚計侂冑十三年赦改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

及此國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
動獨念和議未成未能體承至訓益華收俸為
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
而公薨矣庠帥王補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
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与公同日被召二
人如何王以室對歸誦其語公以語且益相
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愛諸弟既終信安夫
人之喪悉以先疇分与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
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礼不惑而
戾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齋公

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声而不識其
面悼亡之後自言手無卷教而三孫足以承家
清修几二十年九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
守令能訪利則病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与
澆以外事無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
出以二僕肩与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
自服其久節朱待制嘗貽出朝士有曰殊和叔
初不識之但聞其八其臺元一事不中的去国二
節夙詛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後固在從班相
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莫為人未嘗元用而祚

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
嘗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
止為之震悼韓視朝賜水銀危腦及銀絹各五
百東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
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較祭
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具之長安
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時添差從子
嵩為奏之司戶叅軍護其葬朝首轉遷司應力
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

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時贈
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子郎新汀則州李教授
陳鋪次適進士朝一之王樾宣教郎新通判臨
安軍府可應愁之國孛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
拭孫三人楷從並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楷迪
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
四人子熙子點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
公綜矩自高望之慨然若不可以挹酌臭味苟
間歡如平生始在官庠公為考功郎一見傾蓋
公久在御史府公入後者由紹熙間各欲維持

公議往，不訟而固交情由是益厚已又同司
論駁相隨出關託苑桑梓別後俱墜百謫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關之初握手笑且數相語
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澤賦大篇公見
而喜寄烏絲欄使出之公取友固多晚而出處
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
之交淡以成者邪天下愁遺喪此无老殄瘁之
悲夫非宜人此播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
愧弗克稱詩曰吾心匪名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溫公白其清似水而墜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几
於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換倚欵林公行几於全喜怒
未發公名斯待矣而中節以表公迹李以致身
政非及民秉心無競掇皮皆真其區灌阿競石
清漲心与天通動有陰相謨終如始視險若夷
非通非介不几不編通事敢言獨立不懼兩感
天官不合則去號立不欺藹然吏師四明之政
實親見之風生栢之吁者瑣闥百謫橫如清声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四人

上喜見公碑式宥所望尊朝廷名落夷虜經論
未究胡不慈道一鑑云七珍碎何悲子產遺愛
叔尚遺直孰其燕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而點字子与处州寺田人陳姓出于省為
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訕吳城王時為銀青光
祿大夫積勲上柱國曾祖主贈宣奉大夫祖沒
錫擢紹聖四年進士弟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
條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
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顏彈陛身護之力為

多慶名甚聳豈道自特不能与时高下一介不
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孝有賢行奉議節通判譚
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
葉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
有場屋声八太季符預薦連不内外艰淳熙八
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現
察推官樞密並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办丘公
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零執論如初
至于再三竟不能眷自尔公所出擬望而誰之
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奉兼府事奉兩司事元

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
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安迂困于
正日進諸正問艰經吏而炭私謂所授多宿李
有行誼之士將重藥寢疾先宗亦不豫省
勤問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
疾而問其心者得以肆其椰說同疑成良道至
積阻上疏備言之讀者以為办而不激直而有
礼壻体父子之至情又嘗代社班兩疏天覆至
數千言皆對切出于衷誠出及則悲傷感泣不
能自克爰君憂因其深切類此尋逢太孀博士

主上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
祖宗曰結人心敷叙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刺時
宰以公嘗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
為輕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
上独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
上知我矣以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研法
家自以為不及丞將作監又几年登司農大事
除江浙十一州運米外餘仰和余中余以功載
計淳熙初州郡歲額擢降本條亦計一百六十
八方是時年豐褚重本至迫登後又議寬減加

以虛類及收馬料等比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
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凜有之具之懼公與
同列寃敵源權輕重為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
不少屈遲回久之乃外知奉川陞薛陳農寺四
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且樊在朝家有大
於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
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既已移
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萬此臣所未
解也願寃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
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凡國計稍可為

官吏亦得以任責 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
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為辭公上
祠請改知衢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移將迎
充虛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而閱歲入之籍
痛節浮費力裁厨傳用既不闕時有顯我得以
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充闕而憚其戾
愛民如子惜官亦不啻已私或用至數十緡拊
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筮楚所取安可輕用
耶秩滿視帑藏无額餘十四萬緡吏請上聞公
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旧授申蔡

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采歲
歉價增富商大賈及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
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石則可
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
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旧法四品
至六品止於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從八
品止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与九品止于本身
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教通顯者別計庶官戶
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
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夫延燔省

部家入進饌公輟七箸曰主上无失德皆莫
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
謂西漢之末人主无甚過行後以上下偷安風
俗暗常漫成衰弱併論賦吏償帥及士風日偷
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者之南渡未嘗
与虜和故不馳備而戰尔不惰全上下恃和為
安將驕卒怨虜勢益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
時叔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与今知樞
密院雷公弥縫其間一裁以法盡所職而念
去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委情向背公

一見首求外補旁現者為公危之公曰吾意已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寔謨闕為福建路提點刑職訟訴革于憲司明恕而行処決不倦人以不寃時方用其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于之食不足深治取為首數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虜事皆深長之思切中時務復歸旧著不數日无畧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几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乱大端祖宗立國之本意

必反覆陳述太子為之起敬听者聳然立憐之初首陳西蜀兵可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放不能為之輕重成下者漢沔之糧抵也今漢中三大軍无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大之患逆賊之变至无敢抗者謂宜如楊序帥司增置親兵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杖策見便于此嘉定初无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成肅毅制未終主上不應親出禱兩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遷于畋吁規則不可若循。仁皇禱兩太一故

事親屈方乘為民一出則人皆知以陛下閱
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孚庶必矣上為之感
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一宮甘雨隨車都人歡
呼步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蕪叔中書舍人
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体要隨職戒諭不為虛
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
闕大休漸不可長者必痛柳一二以警其餘未
節細故亦不屑也詔求時政嗣失公言太
知天其次畏天其次慢天知天若与畏天者行
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如天故以之与

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厉王幽王以慢天而亡
累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弥
久弥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
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
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
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
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於天命人心之際必及
覆闕說指切事情虽不盡見于施以而立論率
可称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
之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

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
皇太子冊寶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斂衽危坐
而逝問以家事一无所答識与不識莫不傷正
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宗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攻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起之
志足以見眷過之深矣皇太子尤為惻然三
年二月諸姑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
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取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
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承務郎仲均

國學^生宣先公九年卒仲埴仲坊將以公致仕遺
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
李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蕪煙
火公事盛立禮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
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蓋優
為之暮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錄以寓意
其要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
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賁育其勇
或招麾之亢京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
十餘年終以落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

遠迹清要吏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
嘗曰世之不治非謂无法：乱之弊也救時之
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益自
訟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承公意謹奉
日旨既畢彙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
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極
所遺田宅悉以予弟自奉如未逮時所居才
蔽風雨作諸雜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出
端方知其為人公靜默嚴重出於天資見時已
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夙祿益峻起居飲食之

始終始如一喜愠不見於辭色虽家人莫窺其
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出規夫略苟有會心
處對涵詠充席必使心通意解達於踐履執喪
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
門一見氣合相与質疑办惑由是聞見益明而
所守愈定矣有談齋筆談淇淶遺上壁水雜
著西掖類藁經進講解及奉議各藏于家此皆右
使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世仲堪等求銘于公自
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与公同朝相好非一
日掛冠復未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訓

調皆出公手知公家世之詳叙述委拆使自為之亦不過是也殄瘁之歎倍於他人故不敢以

固：解銘曰

誦詩積書孰非儒雅悠：于載未見剛者我重
彼輕惡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
尚及陵黯持志養氣明日張膽天分既高孝力
尤深閭世多變來吾一心進退以義落：難合
更化始用論思獻終西掖伏言訓詞溫淳東宮
橫經輔道諄：行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瘦困之
遂隔千古鶴谿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

始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文淵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政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在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太祖東轡之位上考三代士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鎖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矣王公晉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泚父漢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太祖由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之祖 太宗居第二宣永為不祧之宗通祫饗
當奉 太祖居中康嚮尊元与二昭穆肅列以
侍所尊宴久万世公議久而未正願 陛下
定廟制上當天心光照祖烈 上極由之会有
沮其議者必又為闢矣一古尤為著明人以此
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皇公崇
抚其去而歎曰茲予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
誰能信之至止遺表猶曰推 藝祖奉造之功
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忘志北伐之
圖其志可哀也蓋我 宋之興与商周不同契

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元
曰太祖而上曰親之廟亦親及則毀祀之正也
惟唐雖起于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此
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 太祖造邦之
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 仁宗祔
廟七世已備至 英^宗既祔 僖祖於西夾
室祀也 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議請祔
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
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子之安石強办同批

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
僖祖叔君東嚮之位哲宗祖則宣祖苗祿
蔡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
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與公之叔父
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
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
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者十
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不常少
卿立公憲有請不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主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

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
于御史臺元不以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公
不肖素荷公之知由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
時得罪填門羣公俾為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
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
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是自公殁之而
公之止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五方投閒四
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
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元如廟
議又蒙為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

不朽今之知此者凡人或願有以詩之泣拜不
已而為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
而銘之公字亦達密州諸城人家母多以文發
身号東西趙而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
曾祖仲不仕祖八紳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潛在
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
會稽葬葬明之勤遂占名數明之為處元府公
天資絕人上一覽不忘所志高逆自幼為孝不
煩師傳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文
子間自為知己調此見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

年与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
順甯縣主簿乞免截監克失救經制永州与郡
武盧詔明豁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
盖初筮已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閔陞左
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買場門雖在完庫
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
乾道元年用荐者改左宦教郎調吉州永豐縣
丞二年丁姚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
抱負不凡声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丞
簿公世明礼孝用督其長輪對奏乞办雪岳少

保飛之寬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
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
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机密才論俾迪帥招中原
之人用奇以持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
狄之說忝考歷代事迺摠歸條例為十六門四
十卷又富彊要兼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
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
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李問
淵源議論詳釋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
文具之弊願課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

書郎翼日兼叔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
後凡三拜此職論事无所回擬建康將佐以獲
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脩部曲初資
曾元賁野夾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叔臣館客
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俸臨安公謂其元一日
考第加此則其類進矣耶律迺哩乞其子閣職
又二子為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法朝廷之
尊不敢妻有僥覲劉光祖濫以逆功求厚賞終
其不應格者王以駁之又論紹興府合稽和亥
太重欲除于戶之弊莫若以由畝均科仍下兩

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鮮。盡人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試如鄉意已試而顯者，多軟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勵。上以公誠寔，振職每如激獎，不厭屢書大將真俸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尤歎其正直，且曰：鄉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鄉有鄙槩，是以用鄉。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至明，是以容臣。愚直後者，誰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揖璫，閱无非務。

發明公道。陛下總攬於上，宰執圖回於中，臣輩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撓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之，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論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至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人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余未分貯諸郡，郊祀先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覈寔，以代下戶之輸。除叔吏部侍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廣遣法使梁南蒲。

察守中來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
送伴使待之次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賜
王敗盟送死為子含笑肅等唯：且言其主遣
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奉兵先奉則曲直所歸
公曰皇帝時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灵為念
豈有容易言兵被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雇之如此則濟矣以南審閩叔見待略无迹
忌是此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上大
悅曰卿子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
郎公久忒天官尽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

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
人及旧許壓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印
待才能利廣福建列任賞格輕重不苛宜加裁
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
妨平進公請次在方許薦舉改官條例鈐試之
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曾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
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上曰公生明卿
既无私澄汰多矣公体愛惜名器而持心道厚
士夫受賜者中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徵

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政有恩科得官而復衰
病來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祗
以慰其嗟咤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嗚者感歎
此皆本職大槩若論思之際知无不言嘗奏承
早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
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中嚴藝祖階級之
法使分守益明一日人論四子一情訪諸悉水
利之人閩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
多堆以贍養且分給田序以為兩淮殿最三文
武官欲換授在並城又藝田罷大孝混權令可

州于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以鄉人材
难得前後更無一人說鄉嘗論王安石及雲父
子姦都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生
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衰贈魏揆之獎詢鄭鑑足
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
還或全因任过失苟非已甚且全鑄降以責後
效庶矣數易之患宰執侍從歲奉迹師一人堂
察奏聞且与边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曆
取武士以入科不試孫疑之書欲倣其制止以

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考武士科中者
与免了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
次犒賞擇其出衆者為之長又諸條具積次錢
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
高宗過南內宴當坐立此奏兩宮欢甚就宴
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春曲留求之愈
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又典銓曹勞績日
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
名為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卷之深首得之四
年二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

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為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
愛姦盜為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既補積
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与秋稅受
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事既
徹聞有昔行之諸路增葺季校親較諸生課程
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
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
醞價廉味醇私酷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
鬻止令備償其人慙忘引妄公曰錮人至世不
忍為也大軍分屯下車又閱以尔三百萬犒之

軍士歎服營壘取水回遠為劾大池以便洗者
百廢其 洪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脩奉實惠
及民陞危閣待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
湖州稅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守監司互乞回
避今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奉江州
太平與國宮初透卒征青私啓透筒實以匿名
書至徹宸听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
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為然迫 處極典八
年臺許以為疑公坐鑄職十三年 高宗八十
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層疾浸劇自言危運方

迫必不可多為葉却萬不進求致其阜事四月甲戌亮
子寓舍公有持纒之後年勞賞格不困者二十
餘年故官止承議郎府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遺奏聞時贈四官二其家二人娶錢氏朝
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
長幼止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
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尊修職郎新告明永
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
辛酉次適修職郎疏嘉興府游浦鎮稅曾晏次
適承平郎知滁州清澗縣魏峴孫男七繁榮榮

染車集裳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輿
之原通秦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烏
公予親不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俸遜
與長兄之子靖坎兄以疾廢人死後公經紀其
家取從子竦為之嗣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
養從母終身予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
力周之孤忠亮直言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
者不緣介紹自結主如器業蚤就年凡五十始
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九子九遷八從出蒲濤
簡深厚人謂材用而遽退間居勤十率矣然不

以得喪芥蒂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任公
為其率之集僑居褶坊僅芘風雨自号曰梅堂
号燕生曰意之曰樂靜聚書方卷手不停披持
身玉潔表裏无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无貴賤
疏戚均為尽礼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
寂：郡邑几于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淡如服目
帽中簫散粹遇之不知其為甘泉旧德也字有
楷法來量積賢出入率更公礼之間尺牘為人
藏去告身書名端重鈞正見者敬之季有原本
文有体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法道吉

今矣童元不該貫論事對功通暢能動人主之
听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刘白之
作誦習充遺不為艱深去瀝之言矯激崖異之
行貌若介而有容交虽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專
以荐士為己任片善必欲之達所与至多
皆知名之產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
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庙談諸書藏于家
晚犹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
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
廩給之或請億曰吾素不欺元事於此嗚呼公

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万世庙立四親如漢如魏庙曰
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裕則東嚮昔在五
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与昭犹虞東嚮以
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爭論百有餘
年惟公会粹集其大全神堯與唐封始於虎踞
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力倍過於京惜議之
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
何見之晚乾道末年九于九遷八從出藩声望
燁然建明非一庙議為大自公祭之礼正昭代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灵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爰：豐碑以賁其藏

改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